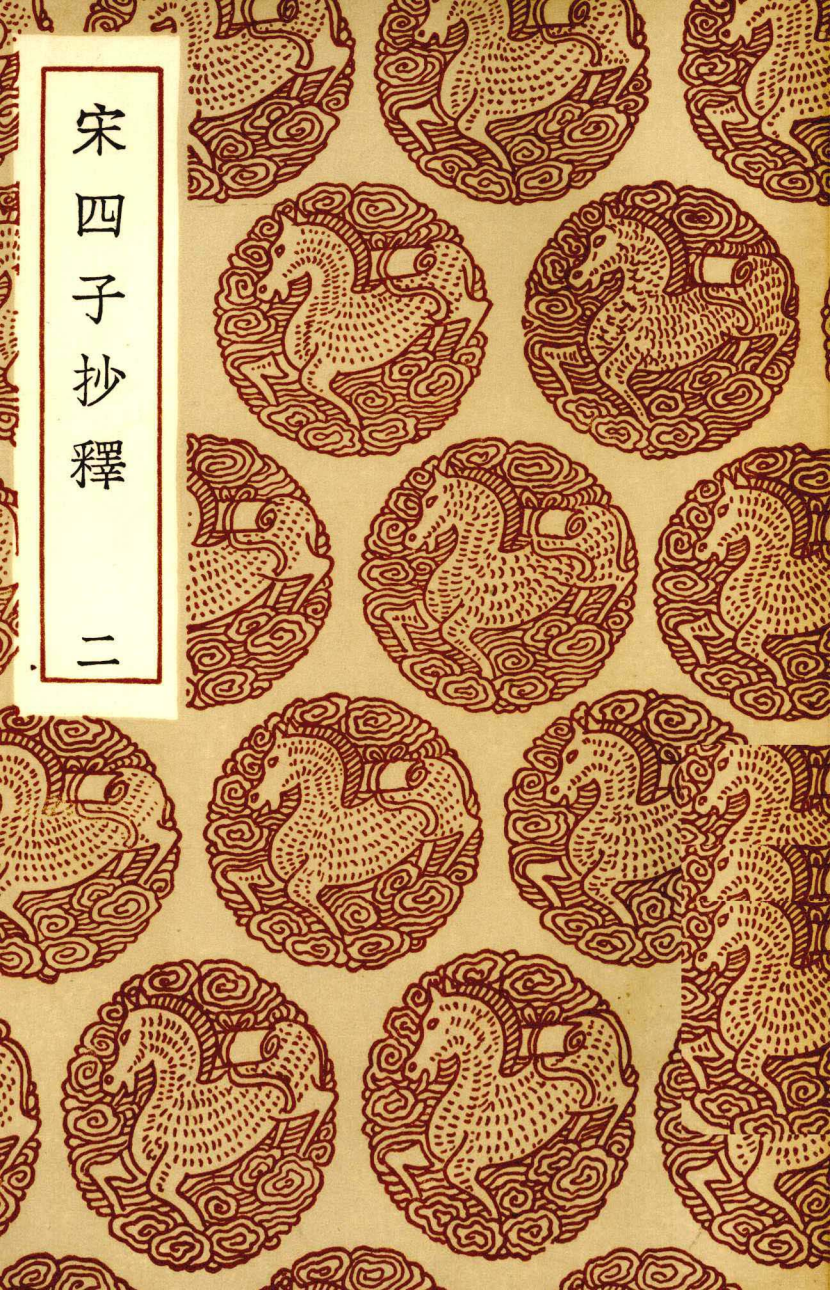


宋四子抄釋

二



釋抄子四宋

二

撰 栳 昌

二程子抄釋卷之三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劉絢錄第九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釋、學力當建諸天地。實諸鬼神。

學要信與熟。釋、惟信則可熟。

敬勝百邪。釋、敬最難識。識敬後百邪自退。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釋、篤實而有光輝方大。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釋、治身治世皆在立志求賢。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釋、自得者。立坐處皆可見。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一作也。釋、理欲不並行。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

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釋、須知至於死重於生時。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

須言知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可庸斷之以命哉。夫聖人

之知天命。則異如此。釋、天與命並行。樂天卽知命。

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與言爲仁之本非仁之本也。釋、爲、猶行也。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釋、道命一理。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釋、三者以立志爲先、求賢爲要。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釋、其究一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釋、化工天造、巧工人爲。

有有德之言孟子言己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釋、言出心見。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末如自得之爲樂。造道者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

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釋、學至樂處便是孔顏。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

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釋、不知舞蹈處方是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

也。釋、學者止宜務實、實便能名。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釋、聖賢體用本同。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

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釋子雲見至此耳行恐未至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釋真處便見踐形

獷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獷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教之護之類是也

釋明性以制氣觀理以寧欲尚義以抑利

勸善以沮惡立教養以息盜皆獷豕之牙也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釋至此方是盡

學只要鞭辟一作約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

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釋切已處便是誠誠便能通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一本以下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釋此孔子無不知而作之者也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機

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

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

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釋、告仲弓者。乃爲政之本。綱紀文章其推也。

右師訓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也。釋、功夫只在無間。

揚子出處。使人難說。孟子必不肯爲揚子事。釋、揚子造其極則老子耳。

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者。真所謂狂矣。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所以爲夫子笑。若達爲國以禮之道。便卻是這氣象也。釋、若達則甲兵賦稅。童冠歌游。其義一也。

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釋、顏子近乎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純矣。觀其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則子貢之志亦可見矣。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釋、知著力、有定向也。知得力、至安慮也。

右戊辰冬見伯淳洛中所聞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佛無老字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覓。

故孟子則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一作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害尤甚。楊墨之害，亦

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釋、程氏闢佛老與孟氏闢楊墨同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

甚，人有所不能祭爾。釋、此議的當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吳本、罪作惡，誅作去。○釋、

此惟至明至健者能然。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釋、曾子可與立命矣。

右於洛中所聞

絢問先生相別去，求所以教。曰：人之相愛者，相告戒，必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便是不

善處也。釋、此當參前倚衡。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

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吳本作治己治人。○釋、此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

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學皆不識

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蓋曰文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釋、獨處易能聞斷、慎之則不已。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釋、有志者方可教。

右過汝所聞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

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甚。○釋、密是用處。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釋、人惟實方有立處。方有行處。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己實見聖處方可信。釋、此便是論世。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釋、此之謂有德之言。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釋、有所向。便不合天理人情。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釋、人事是學問。

要息思慮。便是不思慮。釋、只看如何思慮。若安而能慮。亦自妙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一作教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一作義重。於生。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釋、天下事果能實見。則何畏水與火。古與今。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釋、不知你心裏紛擾甚事。語高則言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多則愈粗。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

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釋、下學即上達。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已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有豈字。假吸復入。

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一作人

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陽

盛而生。亦不是將。一作必

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必有衰。晝則必有夜。往

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釋、此亦可解輪迴之說。

天子七廟亦恐只是一日行禮。考之古則戊辰同祀文武。考之今則宗廟之祀亦是一日。釋、詩有祭文王祭成王詩。

恐因事舉也。

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推。洛下閎作歷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

以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歷之年。著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法冠

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差了歷上

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

自然也。色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盡聲只是於日出

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卻收以爲來日之影。據皇極經世紀。味皆一萬七千。

二百十四·疑此記者之
悞。○釋、堯夫歷活。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釋、學可變氣質。

顏孟子之於聖人。其知之深淺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於道得之更淵。一作深。粹近聖人氣象。釋、亦資之美。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釋、內直則充塞天地。

老子言甚難。如陰符經卻不難。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釋、老子小其天而學。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釋、下學便是上達。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釋、能此則心有主。可以方外。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作一箇道理求。釋、凡論通晝夜之道。實鬼神無疑。亦然。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一本有將。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

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釋、公而以人體之。便有生意矣。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釋、志可帥三軍。

儒者其卒必。一作多。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

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

是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

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有家人言他人爲安。己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己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釋、中無主。百感皆至。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悠悠。釋、治心而失心者未治心。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只思得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釋、雖則傳說亦未嘗忘天下。

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知不治。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曰合

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

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

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

者得金之性多。釋、此便見五臟生克之意。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尙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釋、宗法存亡。係

國家之盛衰。

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一作誣祀。無之字。誣又作淫。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寧廓也。其功幾何。

釋、五祀之設。但主有家而言。故屬大夫。

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至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釋、禮注。士一廟止祭父。是亡祖也。故子嘗謂一廟祭五世。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況既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閒如洪爐。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卻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釋、只生生之謂易。甚明白。

春秋傳爲案。經爲斷。釋、左氏傳也。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釋、縱從亦不能外乎本。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釋、有金者多言。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釋、論語易之用。其行處也。

律歷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歷之遺。則是

星算人生數。一作處。然有此理。苟無此卻推不行。釋、歷之學近在指掌。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閒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

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閒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釋、損益盈虛皆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然也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說書釋、說意優於說書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一本無此四字唯是心一作在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

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一作不

三言敬無如聖人之言一本無聖人矣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

不敢慢尙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釋、敬有甚樣子只是主一主一甚活動不泥也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釋、如疾瀉便是補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如禪客。何以言之。禪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釋此數珠念也。不如主一法。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釋外不肅則心放。

墨子之書、未至有兼愛之意。及孟子之時、其流浸遠。乃至若是之差。楊子爲我亦是義。墨子兼愛則是仁。雖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如此之甚。釋兼愛爲我。初亦不甚差。後至無父無君。況初差者乎。

與叔季明、以思知聞見爲患。某甚喜此論。邂逅卻正語及至要處。世之學者、大敵正在此。若他折難堅叩、方能終其說。直須要明辨。釋有辨難方是學問。

右入關語錄

伊川語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

右己巳冬所聞

伊川語

說易第十

伊川語。不知何人錄。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傳。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所改者無已。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

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無意思。此卻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閒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釋、此伊川道不行之歎。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尤切。釋、此方是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之意。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閒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釋、明則動。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釋、盡禮便是孔子。

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語雖有淺近處。卻無包含不盡處。如樊遲於聖門。最是學之淺者。及其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且看此語。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惟聖人之言。則遠近皆盡。釋、聖人言如化工。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一本無便止二字。云或以峻而遂止。或以難而相緩。苟能遇難而益堅。聞過則改。何遠弗至。

也。

先代帝王陵寢不多。有閒田推其後。每處只消與田十頃。與一閒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卻絕。不若亦如此處之。亦與田五七頃。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成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釋、此與滅繼絕之意。

後世人理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人理一作禮。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釋、禮後乎。

人或以禮官爲閒官。某謂禮官之責最大。朝廷一有違禮。皆禮官任其責。豈得爲閒官。釋、禮官得人庶官可省貴。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釋、平有遠識。

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釋、市平則獄平。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然求學者不必在同人中。非同人又卻無學者。釋、同處爲力易見效。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志

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釋、誠便明。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